



第一章

《天的孩子》

1 《天的孩子》 p13-16

大地和腳，回來了。

秋天之後，曠得很，地野鋪平，混蕩着，人在地上渺小。一個黑點星漸着大。育新區的房子開天劈地。人就住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地托着腳，回來了。金落日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光亮粗重，每一杆，八兩七兩；一杆一杆，林擠林密。孩子的腳，舞蹈落日。暖氣硌腳，也硌前胸後背。人撞着暖氣。暖氣勒人。育新區的房子，老極的青磚青瓦，堆積着年月老極混沌的光，在曠野，開天劈地。人就住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光是好的，神把光暗分開。稱光為晝，稱暗為夜。有晚上，有早上。這樣分開。暗來稍前，稱為黃昏。黃昏是好的。雞登架，羊歸圈，牛卸了它的犁耙。人就收了他的工了。

孩子回來，地托着腳。育新區的門，虛空敞開。他吹了哨子。哨音蕩蕩，人就都來，一片片。神說，諸水之間要有空氣。將水分為上下。造了空氣，將空氣以下、以上的水分離開來。事就這樣成了。上空為天，下空為地。地托着人，一片片。

孩子說：「我回來了。從上邊，從鎮上。宣佈十條。」
念了十條，是十戒：

1. 一律請假，戒亂動。
2. 一律勞動，戒亂言。
3. 一律耕作，賽豐收，有獎懲。
4. 互助勿淫。淫懲處。
5. 再收書籍筆墨，勿亂讀亂寫，戒亂思。
6. 勿謠言；勿毀謗。

共是十條。為十戒。第十條是，勿逃離，守訓守則，逃離者有獎。暗來之前，黃昏暖着大地。育新區的青房，立在曠野，一排排。前排再前，是院落，有榆樹。樹上有鳥。神說：地要生出活物來，各從其類；牲畜、昆蟲、野獸、鳥雀，各從其類。家禽，各從其類；地上的一切昆蟲，各從其類。神看此是好的，又說，我們要照我們的形像造人，使他們管理海裏的魚、空中的鳥，地上的牲畜和全地，並，地上所爬、所行的一切昆蟲與家禽。並，天上的飛鳥，和地上各樣行動的活物。神說，看哪，我將地上的一切結種子的菜蔬，和一切樹上所結有核的果子，全都贈給你們做食物。至於地上的走獸和空中的飛鳥，並各樣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，我將青草賜給他們做食物。事就這樣成了。神看一切所造都甚好。天地萬物都造齊了。各從其類。有序。規矩。神的臉上掛了笑。

孩子說：「共是十條。第十條是，勿逃離，守訓守則，逃離者有獎。」孩子拿出了獎狀，白紙紅邊，上方為旗幟、國徽，寫了很大一個「獎」字，立於上方。獎狀該寫正文之落處，並無字，印有一顆子彈，金黃色。「我去了鎮上，回來了。」孩子說：「上邊讓發給你們，我就發給你們。上邊說，誰若逃離，除卻獎狀，還有真的子彈。」

事就這樣成了。

孩子把獎狀一一發下，要求每人貼在床頭。或者，壓在枕下，念念不忘。天就黑了。黃昏它是好的，雞登架，羊歸圈，牛就卸了套它的犁耙。人就收了他的工了。又說，今秋末的事情，是播種。小麥每人最少三畝五畝，要耕種，賽豐收。農民平均畝產，不將二百來斤。你們，都有文化能耐，要求畝產五百斤。上邊說的，國家立天下，美國是個球，英國、法國、德國、意大利，都是球屎屎糞和雞巴。三年二年，人要闖天闖地，趕英超美。上邊說了，種上小麥，要摘月射日，大煉鋼鐵，你們平均每人每月，得煉出一爐鋼鐵，有文化能耐，不能比農民少缺。

上邊說的。事就這樣成了。

「不耕作，不煉鋼，也是可以。」孩子說，「你們逃離，也是可以。其他區裏，都已有人獎了真的子彈。你們逃離，我只有一求。一個條件，就是我去扛來一把鋤刀，

你們逃離，不種地，不煉鋼，又不願要那子彈，那就把我按在鋤刀下邊，一刀把我鋤了。」

「我將配合你們，把我鋤了，你們就走。可又往哪走啊！」

「我只此一求，把我鋤了，不用勞作，不用煉鋼，你們走。」

天就黑了。事就成了。秋暗團將下來，天地混沌虛空，青黑色，如香瓜。人人散去，都持了獎狀，白紙紅邊，上方為國旗國徽，寫了獎的一字。獎狀寫字之落處，印下一顆子彈，金黃色，碩大的，如卉間一果。神說，天上要有光體，可分晝夜，作記號，定節令、日子、年歲，並要發光在天空，普照在大地。事就這樣成了。於是，神造了兩個大光，大的管晝，小的管夜，又造眾星，列擺天空，普照大地，管理晝夜，分別明暗。神看着是好的。世界成了。有晚上，有早晨。夜之稍前，稱為黃昏。黃昏之後，稱其夜。夜之到來，悄悄然，萬籟俱靜，可有地心的響動，傳在地上。可有草的呢喃，傳在空中。可有歸雀之鳴。有人的傷落。都拿了一張獎狀，像手持一朵大花，皆都沉默傷落，彷彿，秋天走來，花要零落，如夜之傷感。

事就成了。孩子回他睡的屋去。大地上，曠闊寂靜。寂靜托着人的腳步，如水面托着它的浮物。

2

《天的孩子》 p19-23

折天射日，鬧天鬧地。

賽豐收，種小麥。人就翻地。九月間，天空高遠蕩蕩，秋氣漫着闊野。太陽想照哪兒，它就照着哪兒去了；不想照到哪兒，它就不照哪兒去了。風也是，想吹樹梢，樹梢就擺擺動動；想吹人的頭髮，人臉就風涼嗖嗖了；想吹溜地面，草和大地就嘰嘰喳喳，私語起來。說是黃河岸邊，其實遙遠。不見流水，只見育新區和黃河岸間的茫蕩野曠。不見村落，只見一個一個，育新區的眾人。

育新區間，遙遠相隔，不相往來。

人就翻地，散在田野。一早起床，人就翻地。吃了早飯，人就翻地。到了午時，人就翻地。排開來，是第九十九區。上邊說，把分散在黃河岸上的人、地、莊稼，命為育新區吧。就有了育新。上邊說，把全區的人、地編排號碼，便於改造懲治。天管地，地管人。讓他們勞作。人有他人來指派。他人就在此編了一區、二區……直至第九十九區。上邊說，這是好的，讓他們勞作，可以獎懲，可以育新。就讓他們日夜勞作，造就他們，育新他們。不管他們原在哪兒，

京城、南方、省會、當地；原是教授、幹部、學者、教師、畫家、學富五車，才高八斗，盡皆雲在這兒勞作造就，育培新人。三年二年，五年八年，簡或一生。

事就這樣成了。也就勞作，也就育新。

近將午時，孩子來了。人在地上星着。天空有着飛鳥。遠的黃河，散漫過來水氣腥氣。新翻的田地，紅黃着，閃在光下。大地散着蘊含千年的地暖土香，在飄蕩，綢絲般，蕩在光下，如煙霧。人在地上，都累了，蹲下歇息。孩子來了，人見於他，又慌忙勞作。有人粗眼未見，孩子過去，站到他之面前，知他是個作家，著書立說，便說到：「你的著作是狗屎。」

作家一怔，點頭道：「我的著作是狗屎。」

「說三遍。」

作家連說三遍：「我的著作是狗屎。」

孩子笑笑去了。

作家也笑，再又忙着翻地。

遇一教授是學者，在地上蹲着看書。孩子見他，他沒見着孩子。孩子站到他身後，咳了一下：「還看哪？」

學者一驚，立起來，把書揣在懷裏有抗意，目光有薄鄙，拿起鐵鍬翻地了。

天是藍的，高天又雲淡。學者從荒野間翻墾的土是新的和香的。第九十九區序下為排班。翻地以排為群着，散

在區東田地間。人從一排到三排，很遠的路，很闊的地。上一季的玉米稈，留存田頭，圍樹靠着圓的狀，人可鑽去取暖，也可鑽進別情它事。三排裏，人都在。都翻地。可細查，少了一人。孩子看了跟來的一人眼神後，朝田頭，圍了玉米稈的一棵楊樹慧智慧智走過去。孩子朝那玉米棵稈踢一腳。又一腳。鑽出一人來，頭上還頂着乾葉草。

見孩子，他失色大驚。

「屙尿嗎？」孩子問。

他不言。

又問：「是屙是尿啊？」

仍不言。

孩子一把掀翻，那圍了樹的玉米棵稈。見那棵稈，造了一洞。洞裏有光。光在樹上。樹上貼有一張聖母瑪利亞的畫像。孩子不識聖母，卻知她的美端。畫是髒的舊的，人是好的美的。孩子看看笑笑，把那棵稈，再又堵在口上，笑便沒了，冷起臉來：

「你連說三聲：我是流氓，我是流氓！」

那人不說。

「不說鑽到裏邊幹啥？還是一個洋的女人。」

那人不說。

「說兩聲也行。」孩子退讓。

那人不說。

遠處翻地之人群，都朝這兒張望。並不知這此，發生什麼。只是望着，天長地久。孩子有些急切，上前一步，追問道：「你真的不說？不說我就把那畫像撕下，掛到區裏牆頭，說你在這田頭稈洞，和這女人胡搞。」

那人不說。

孩子無奈，朝那稈上再踢一腳，扯開洞口，轉身背對人群，卻是和那畫像正面，解了褲帶，欲褪褲子，似要朝那像上撒尿。這一時刻，那人慌了，忽然朝那孩子跪下：「算我求你，千萬不要這樣。」

孩子道：「你說我是流氓——只說一聲也行。」

那人不說。

孩子重又對那像，尿的樣子。

那人那臉，成了白色，唇也哆嗦，連說幾聲「我是流氓、我是流氓……」

雖是說着，淚卻有了。

「就是嘛」。孩子道，「早說不就完了。」也就去了，並無如何懲罰那人之意。可那男人，卻癱在地上，蒼白之臉，如天空浮亮空洞。孩子揚長去了，朝着四排，更遠的翻地人群。在那兒，又見一個女的，年輕、沉靜，竟和那稈洞裏的、光裏的、樹上的女人長得仿像。年輕、沉靜，美得端莊。他想稱她為姐，走近於她，又見和那畫像不像。再看卻像。迷惑着，走近於她。她卻翻地，彎腰直

腰，漸他遠了。又近於她，知她是前天送這九十九區——新的老師，女的，省會人，教音樂。鋼琴家。手上有了血泡，血水沿着鋤杆流淌。他取出手巾於她擦血。手巾是粗織白布，毛邊四方，新的淨的。

她看他，有了人情好意。